

与潮剧结缘： “演戏是要为人民服务”

可大气凛然、也可 柔肠百结的古老剧种

粤东海道开蒙较早，宋元时期从北向南迁者更众。中原文化与古越文化的长期交流，共同创造了潮汕文化。南宋时，中国沿海地区已有南戏，到元末明初，南戏比北杂剧更为兴盛，并流布各地。最迟在明初，它已传入潮州。在潮州凤塘古墓，出土的就有明宣德7年，即1432年的手抄剧本《亚字刘希必金钗记》。现在仍在演出的《荔镜记》《苏六娘》等剧本，也都是明代时期刻刊抄录传世的。戏曲在潮州地区的官宦人家、富绅大户以及勾栏瓦肆广为传唱。

说起潮剧，也不能不提到潮汕人。

潮汕人主要居住在广东的粤东北一带，有平原、有山区，但是更多的地方毗邻大海。潮汕人习惯于挂帆出海，风波无定的生活。也早已有了敢闯敢干的前辈，漂洋过海、走出国门，到海外闯荡天下。潮汕人一向以剷悍骁勇、爽朗豪放的性格闻名于世。

在这样的血缘特征、性格基因中产生的剧种，它自然有着不甘于命运摆布、响遏苍穹、穿云裂帛的大气凛然；但在愁绪袭来时，它的唱腔又是如此的柔肠百结，有着意犹未尽的婉转。正如同陕西的秦腔，那种凄清高亢与茫茫无际的黄土高原，有着天然的联系。而旖旎咏叹的昆曲，更适宜在风光秀丽、赛似天堂的吴越地区传唱。

1953年春天，她穿着 红木屐走进潮剧团

1935年出生在澄海的姚璇秋，生活愁苦，她从小父母早逝，小小年纪，就在火柴厂当童工，

为潮剧而生： “戏曲空前繁荣”的年代

从《扫窗会》到潮剧 界的“阿娘”

姚璇秋的开蒙戏是《扫窗会》。这是一出唱做俱佳的青衣首本戏，被推荐为培训演员的教材。姚璇秋一开始就在严师的指导下，排练这出戏，这为她日后几十年的舞台艺术生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

1953年12月，广东省举行戏曲汇演。刚刚进团半年多的姚璇秋携《扫窗会》参加了这次汇演。翁奎金饰高文举，她饰王金真。

秋风萧瑟的夜，只有蓝色天幕垂挂着，舞台布景及道具极其简约。姚璇秋一声“苦啊……”出场，阵阵寒栗凄凉之声。她执帚俏上，恨寄眉尖，眼含幽怨，却又恨爱交织。这是一出折子戏，却又又是唱做俱佳的重头戏，没有扎实过硬的功夫，无法胜任。舞台上只有两个人，对着做，唱足是一个小时，要想有始有终吸引观众，全靠演员入心的演唱、美妙的表演。而舞台上，姚璇秋年方18岁的光艳，靓丽的唱功，深深打动了人心。一曲下来，诸多名家，纷纷赞赏这是潮剧艺术一颗明亮的新星。

在姚璇秋的成长道路上，她永远也无法忘记她的启蒙老师杨其国。

晚上，一张木桌横在眼前。灯光下，杨其国先生脸色严肃，手执檀板，教姚璇秋练唱。那个时候，演员没有曲谱本，一字一句、一腔一调，都由老师带唱，弟子必须要死记硬背。杨其国已是当年潮剧界一大权威。他多年执班，教导有方，一开始他就让姚璇秋练难度最大的曲牌。能够登上高峰，以后就举重若轻了。

那时，杨先生的肺病已经很重，每教唱一段就咳嗽不止，但他为了教姚璇秋练好运使丹田的功夫，让她以后演唱能气贯自如、俯仰遂心，他仍坚持突升突降、水火相攻的练习。要知道，这可是于物损物、于人损人哪！身体日见虚弱的他，为了严格培养后一辈潮剧传人，竟是无所顾惜。传道授业、润物无声。杨先生说：“台下严了，台上才会灵。”这句带血名言，让姚璇秋无论自己从艺，还是以后带徒，都终生铭记。

在广东潮剧界，不少人都称姚璇秋为“阿娘”。这是因为，她饰演过《荔镜记》中的黄五娘、《苏六娘》中的苏六娘、《井边会》中的李三娘、《辞郎洲》中的陈璧娘等角色。

在潮汕语言中，人们常称那些姣好女子为“娑娘”。姚璇秋的“阿娘”称谓，正在于她在不同

两个哥哥进了孤儿院。人生活的环境越是艰辛，本能的，就越是希望有欢乐的东西去冲淡它。姚璇秋刚刚懂事，就被潮剧迷住了。当时，潮剧六大班经常在澄海演出，戏班子就住宿在姚氏祠堂，只要有可能，她就会追着看戏，回家以后，就模仿着去唱。

后来解放了，她参加了澄海广播电台的节目演唱，她初试莺啼，恰巧被老正顺剧团团长郭石梅和炳光师傅发现，他们觉得这小姑娘嗓音清朗脆亮，是潮剧的可造之材，随后，就极力邀她加入老正顺剧团。

谁知，找到姚璇秋，说明来意，姚璇秋一连回答了三个不要。她说她不要参加剧团，是看到了从事这一行当的人，有太多的悲惨不幸。剧团里有4岁就卖来的，已签了生死契，生死病亡，家人都不能追究。演员没有地位，经常被打，拉弦的也可以打演员。她不想唱戏唱到天亮还不让睡觉，也不想被称为戏子，遭人看不起。

剧团领导告诉她，新社会，人民自由平等，戏班子解散，成立了剧团，废除了童伶制，烧掉了卖身契，今后演戏，是要为人民服务。这样醒目的话语，一下子让姚璇秋激动起来。不久后，她于1953年春天，提着网袋，穿着红木屐，吱吱嘎嘎一路走进潮剧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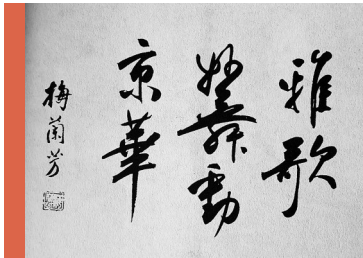
进入剧团后，姚璇秋有幸得到潮剧大师的指点，剧团指定杨其国教她习唱念功，黄奎教她身段的基本功，陆金龙教她关目动作。老师教得严谨而尽心，学生学得勤恳而专注。有一次，一个师傅半夜起床，朦胧间忽见外庭墙角的树下有两道白悠悠的影子不停摆动。他心生疑虑，然后壮胆近前，方看清楚，原来是姚璇秋午夜起身，正练习身段和水袖功。这让人不由得赞叹。

梅兰芳亲笔为她题 下“雅歌妙舞动京华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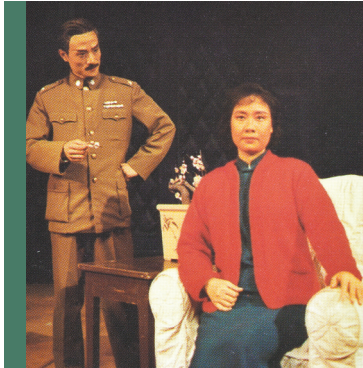
1957年春天，潮剧以崭新的面貌、整齐的阵容，赴京演出。

那是一个乍暖还寒的春夜，剧场里，帷幕拉开，一个不为人们熟悉的剧种，不为人们了解的青年演员登场了。她那朴素自然、细腻到位的表演，她那委婉传情、圆润悦耳的唱腔，深深打动了人们的心弦。

姚璇秋，雏凤初鸣，崭露头角。她带着充足的艺术准备，征服京城。



梅兰芳为姚璇秋亲笔题字



《江姐》剧照

散场以后，人们纷纷评说，“南海之滨，竟有这么才华出众的人才。”“古老的潮剧，竟有如此的艺术魅力！”随后，各家大报接二连三刊登赞扬文章，反应热烈。

1957年，对姚璇秋来说，是难忘的一年。潮剧有史以来第一次晋京演出，共带去了四台晚会。第一次进京的姚璇秋，担当了其中的两台长剧《荔镜记》和《苏六娘》的主角，她还演了折子戏《扫窗会》，这也是她的成名之作。

在京期间，潮剧还被推荐到怀仁堂演出，毛主席、周总理以及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出席观看。

姚璇秋怎么也没有想到，在新社会，潮剧会得到如此重视，艺人们享有如此高的社会地位。她还没有想到，在新社会，女人可以堂而皇之地出演旦角，并成为



檀板声中，剧情变幻，曲传心素情月朗 红氍毹上，潮音激响，璇秋回舞意深长

潮剧大家姚璇秋： “春天来了， 我愿做一名浇花人”

文 艾 云

在中国戏剧的百花园中，300多种地方戏争奇斗艳，它们以各自的独特优势，竞相绽放出俏丽姿容。潮剧，这个有着400多年历史的剧种，以自己的清冽芳香、雅歌妙曲，成为这梨园之内，一朵散发着海盐味儿的迷人奇葩。

首届广东文艺终生成就奖获得者、著名潮剧表演艺术家姚璇秋一直认为，她是站在了无数大师的肩膀上，才能看得远。现在，她也要把潮剧前辈的优良传统接过来、传下去。她相信，潮剧这个古老的剧种一定会与时俱进，不断创新。

获颁广东省首届文艺终身成就奖，姚璇秋应该是当之无愧。依稀记得2012年的夏天，我和电视台的几个朋友为做节目去汕头采访她，车进市区，七拐八转，才找到她所在的潮剧院。姚璇秋正与年轻的潮剧演员排练新戏，空隙时间我们采访聊天，从中知道了许多令人难忘的故事。

图受访者提供

潮剧团排演的《陈三五娘》。

著名剧作家田汉是当时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，他的赋诗，基本上准确地概括了姚璇秋一生的追求与成就：

争说多情黄五娘，
璇秋乌水各芬芳。
湖边细柳迎风佩，
江山名桥走凤凰。
法曲久曾传海国，
潮音今已动宫墙。
难忘花落波清浅，
荡气回肠听“扫窗”。

说起那些前辈艺术家的首肯，不可不提到乡谊蔡楚生。蔡楚生是中国现代电影史上最著名的导演之一，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，他曾出任中央电影局副局长。蔡楚生出生在潮汕，且评戏也懂戏，如今在汕头市博物馆里，仍然保留着他修改过的潮剧手稿。

蔡楚生非常欣赏家乡人、家乡剧能赴京演出。在观看姚璇秋主演的《苏六娘》以后，1957年6月17日，他专门撰写评论文章，发表在上海《文汇报》上。他写道，“璇秋是潮剧中的后起之秀”，“她的戏是那样的动人心魄”；“她那明艳的丰姿，少女型的初恋的羞怯腼腆，都是十分动人的。”

蔡楚生又具体评价说：“《扫窗会》是一支悲怆的曲子，《陈三五娘》是一首明丽的诗篇，《苏三娘》是令人坠泪、又令人哄笑不已的悲喜剧。”他充分肯定地方戏保留的浓郁的生活气息和生活色彩；相比之下，有些大地方的戏，因为进了庙堂，被磨得太光，反倒没有地方戏那样生动感人。他对自己的乡亲表示由衷的敬意。

无论顺境逆境，皆 尽其所能

潮剧出粤东、跨五岭，继续在北京、上海、江浙地区巡回演出。潮剧处处体现的精致、典雅之美，吸引着无数的观众。它的唱词、音乐、动作、布景，乃至服装，都是如此的美不胜收。只要你接触到它，都会为它着迷。

比如如今享誉海内外的潮绣制品，它当初竟是服务于潮剧的戏服。潮剧的戏服最漂亮，尤其是武将的戏服，龙袍蟒带，钉金嵌银，非常醒目。再比如潮剧的曲谱里面吸收了潮州音乐的许多华彩之处。而潮州音乐在海外，都享有较高的知名度，它早已成为一个独立的音乐品牌，留下了太多经典曲目。

姚璇秋谈起潮剧，感慨万千，她说如果要让自己概括一生对潮剧的感情，那就是：酸甜苦辣。

说到甜，她仍然忍不住要说，1956年到“文革”之前这十年，她认为自己过得最充实。

老艺术家们这么说，不由得会让人陷入沉思。那个年代的中国，民众的物质生活水平低下；但是，戏曲却有着空前的繁荣，古装戏和现代戏都能排练，有市场、有观众，这或许是人们在经济匮乏中，找到的另一种心理补偿。

老一代的艺术家们，都非常



1957年毛泽东主席接见姚璇秋(右一)



1963年周恩来总理接见姚璇秋(右一)



姚璇秋(左一)辅导学生吴玲儿(右一)

肯定那时举办的全国戏曲汇演形式。让全国各地的地方剧种进京演出，互相观摩、学习、交流，可以取长补短，可以共同促进，社会主义的文艺才可以四季如春。这种形式放到当今，可否保留和恢复，都值得探究。

说到苦和辣，姚璇秋总是会轻轻地一笔带过。她无论在顺境还是逆境，唯有尽其所能让古老的潮剧发扬光大，永葆活力。

细细数来，她在舞台上已扮演了许多不同性格与命运的女性形象：无论是古装戏中《井边会》悲情的李三娘，《辞郎洲》中烈骨如霜的陈璧娘，《玉堂春》中哀怨如诉的苏三，《春草闯堂》中俏皮活泼的李半月，《穆桂英挂印》中正义凛然的穆桂英；还是现代戏中《万山红》稳重担当的王凤来，《江姐》中视死如归的江姐，《革命母亲李梨英》中坚忍不屈的李梨英；又或是《龙江颂》中的江水英，《沙家浜》中的阿庆嫂，《杜鹃山》中的柯湘等……她都用心揣摩人物彼时内心的复杂活动，贴着人物的命运去演。姚璇秋的出场，总给人意外惊喜，总是给人奉上艺术享受的一道道盛宴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《革命母亲李梨英》是根据广东省委原书记吴南生的短篇小说《松柏长青》改编而成的潮剧现代戏，刻画的是潮汕地区一个真实人物，描写在艰苦卓绝的战争年代的动人故事。

姚璇秋为潮剧而生，潮剧也塑造着她，成就着她。

伴潮音激响： 手教口传相信未来

大幕拉开，游子放 下思乡之苦

姚璇秋的扮相俊美，唱腔依剧情时而缠绵悱恻，时而高亢激越，时而又清新活泼。她的戏路宽广，青衣的深情幽怨，闺门旦

的丰姿绰约，刀马旦的英姿飒爽，她都演得深入人心。唱腔圆润清晰，唱声晶莹剔透，极具表现力和穿透感，正所谓“此曲只应天上有，人间难得几回闻”。

台上粉墨春秋，台下百变人生。姚璇秋觉得自己很幸运，在百变人生中，始终有潮剧承载着自己灵魂的梦幻、悲伤与憧憬。她的戏曲生涯已走过60年的岁月，她的悲伤不再，而梦幻、憧憬却依旧存在于心中。

60年的戏曲生涯，留给姚璇秋的有沉甸甸的收获，也有戏迷们的倾心拥戴。要知道，姚璇秋的观众，戏迷遍布海内外。

人们总是会说出两个潮州，一个是国内的潮州，它有一千多万人口；还有就是海外的潮州，它也有二千多万人口。这海外的潮州，正是多年以前，漂洋过海，到境外创出一条血路，开出一条生路的潮州人。这些潮籍华侨，鬓毛已衰，却是乡音未改。他们仰望明月，思念故土。那坚玉甜畅、字清韵淳的潮剧，是他们心头所好，听着它，就仿佛连接了永难割舍的故土情怀。

姚璇秋以及她的潮剧同仁们，在二十世纪八、九十年代，在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，三十年间，剧团除了在本埠演出，还经常奔赴海外，到居住着潮籍同胞的国家和地区巡演。剧团先后到过中国香港、澳门，和新加坡、马来西亚、泰国、澳大利亚、法国、美国等地演出，所到之处乡谊似醇酒，浓得化不开。潮剧的大幕一旦拉开，在熟悉的曲谱中，游子们的思乡之苦，暂时可以放下。潮剧作为独特的文化载体，成为连接海内外潮人强有力的精神纽带与桥梁。

姚璇秋一直认为，她是站在了无数大师的肩膀上，才站得高、看得远。现在，她也要把潮剧前辈的优良传统接过来、传下去。姚璇秋说：“春天来了，我愿做一名浇花人。”她依旧会手教口传，辅导新的学员。

在她的传授和培养下，吴玲儿、张怡凤等人都已扛起重任，成为潮剧又一代领军人物。

姚璇秋有时会喃喃地说，培养一个像样的潮剧演员，三年都不行，得要五年。她真担心，如果发现了一个好苗子，没有很好地扶植栽培，这好苗子如果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，那岂不是太可惜了。作为潮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人，她眼下，不是为自己的成功喜悦，而是为潮剧的明天着想。当然，更多的时候，她是欣喜，她并不孤独。

是啊，一个剧种的传承，应该是热爱多于谋生的考虑。她始终对这个剧种，怀抱了不舍的深情。檀板声中，剧情变幻，曲传心素情月朗；红氍毹上，潮音激响，璇秋回舞意深长。她相信，潮剧这个古老的剧种一定会与时俱进，不断创新。

坚持下去，传好接力棒

潮剧这个古老的剧种，有着顽强的生命活力。它是中国十大剧种之一，它又是比京剧、昆曲、越剧等剧种都早的一个剧种。一个剧种的产生、发展和壮大，一定与这个地区的政治、文



《辞郎洲》剧照



上的王金真(左)
姚璇秋最早的舞台留影：中



《苏六娘》剧照